

通志壹經解



仁 12
1411
160





詩傳遺說卷第二

序辨

詩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詩者志之所之也止詩之至也

游儆錄

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比亦得間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修舊說訂正為多尚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全書耳

答呂祖謙書下同

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反覆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諭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

四八
君仁
此處却望子細一一垂諭更容攷究爲如何逐旋批
示尤幸并得之却難看也近看吳才老說眉征康誥
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
決復爲序文所牽亦殊覺費力耳

向來所論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
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
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
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
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
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竟以爲何如也並同
問向見呂丈問讀詩之法呂丈舉橫渠置心平易始

知詩之說見教必大固嘗遵用其說去誦味來固有
箇涵泳情性底道理然終不能有所啓發程子謂興
於詩便知有着力處今讀之止見其善可爲法惡可
爲戒而已不知其他如何着力先生曰善可爲法惡
可爲戒不特詩也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爲興於詩者
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
諸儒解殺了死着詩義興起人善意不得如南山有
臺序云得賢則能立邦家之基蓋爲見詩中有邦家
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纔如此說定便
局了一詩之意若果先見得其本意雖如此說亦不
妨正如易解若得聖人繫辭之說便橫說直說都得

今斷以一義解定易便不活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小雅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之意以譽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其間有序賓答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亦是此意古人以魚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儀禮載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本一套事後人移魚麗附於鹿鳴之什截以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遂失當時用詩之意故胡亂解今觀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等篇辭意皆同菁莪湛露蓼蕭皆燕飲之詩詩中所謂君子皆稱

賓客後人却以言人君正顛倒了如以湛露為恩澤皆非詩義故於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亦以為君之澤不下流皆是局於一箇死例所以如此用禮以六詩教國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之曰此興也此比也此賦也興者人便自作興看此者人便自作比看興只是興起謂下句直說不起故將上句帶起來說如何去上頭討義理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虚心熟讀徐徐玩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

依舊從他去熹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蕩舊說詩意方活問讀詩記中所言雅鄭邪正之言何也曰鄭衛之音便是今邶鄘鄭衛之詩多道淫亂之事故曰鄭聲淫聖人存之欲以知其風俗且以示戒所謂詩可以觀者也豈以其詩爲善哉伯恭謂詩皆賢者所作直陳其事所以示譏刺熹嘗問伯恭如伯恭是賢者肯作此等詩否且如今人有作詩譏刺人者在一鄉爲一鄉之擾在一州爲一州所惡安得謂之好人伯恭以

爲詩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用之饗祀今以鄭衛之詩奏之郊廟豈不褻讀用以享幽厲褒姒乃可耳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遇齊襄陳靈之徒乃可歌此耳不止鄭衛其餘亦皆有正有邪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可疑其餘小序尤不可信多取春秋中惡諡之君以繫之如傾覆社稷曰頃故序柏舟硬差排爲衛頃公之詩小心畏忌曰僖故序芄蘭爲誘僖公愿而無立志之詩至如鄭風中刺詩皆繫之忽如忽者謂之迂繆則可謂之狡則不可若是狡時必就齊昏爲援必能制祭仲之徒作詩序者正如山東學究見識卑陋而胡說伯恭只知黨序百般將忽來

四百五十一
王順
煅鍊忽在生時被人驅逐如此死後又被幾箇秀才
百般治他誠是可憐子衿之時豈是學校中氣象寨
詩中狂童之辭是甚意思作序者但見子太叔嘗賦
此詩韓宣子曰起在此敢勞子至他人乎便以為思
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賦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小
序中如此等處極好笑伯恭詩記綱目中第一條注
謝氏之說只是發明得一箇怨而不怒底意思此所
謂可以怨者也詩之義不止此可以興可以觀可以
羣却都沒而不說只此便瞎了詩眼上同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

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
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
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
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
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
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
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
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
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
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
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

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刪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有攷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之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情性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

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

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泳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文集詩傳舊序○案此乃先生丁酉歲用小序解詩時所作後乃盡去小序故附見於辨

呂氏說之前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行其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

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也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遜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或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

謙遜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致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能

也乃略為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

文集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壬寅作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且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驚懼懲創之資邪而況曲爲訓說而

四六十三
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
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
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
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
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
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
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
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
不獨為雅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
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
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

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
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攷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
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
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
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
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邪蓋古者天子巡
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
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
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
固不嫌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
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淫放之鄙詞而文以

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龐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改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

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全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道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文集讀呂氏詩記桑中篇○甲辰春作

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謂變風止乎禮義其失甚明但若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失耳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

丁未答呂祖儉書

嘗攷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為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

其篇端愚案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眾編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眾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與經並出而分與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

題漳州所刊四經後○紹興庚戌書

學者當興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詩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

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卷阿詩召康公戒成王其說只始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常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為之矣萬人傑錄

說纔解得密便說他不著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消說他做小序不會寬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得着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說相礙那解底要說詩却礙序要就序便礙詩詩之興是劈頭說那沒巴鼻

地兩句下面方是說他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鄭聲多是淫佚之事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如今一般閑潑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享時常用底敘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晏淵別錄

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輔廣錄

詩書序當刊在後面楊與立編語略下同

看詩不當只管去序中討只當於詩辭中吟詠看教活絡貫通方得

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毛公全無序解鄭間見之並同上

詩小序或是後漢衛宏作大序亦不是子夏作煞有礙義理誤人處周謨錄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熹又看得不是衛宏一手多是兩手合成一序愈說愈踈浩對曰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面一句便是病根呂伯恭專信序文不免牽合又云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須要出脫回護到了不知道只為得箇解經人却不曾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邵浩別錄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

不滿人意處寶從周錄

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令編排放前面驅序過後地自作一處陳文蔚錄

蘇氏詩傳比之諸家差為簡直但亦看小序不破終覺有惹絆處耳答吳必大

問先生詩集傳多不解序何也曰熹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去玩味詩辭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時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熹之疑終不能釋其後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人所作其為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

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熹嘗與之言終不肯信從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熹

周謨詳

因作詩序辨說其他謬戾則辨之頗詳徐昭然問先生去詩序似使學者難曉曰正為有序則反糊塗蓋小序後人揣料有不是處多如今之杜詩之類本是雪却題作月詩後人不知亦強要把做

月詩解了故大害事

蔡念成述李燔所聞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與周禮字較實詩無理會只是看大意若要將序去讀便礙了問變風變雅如何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是依他恁地說如周南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是文王之

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

徐寓錄

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不知如何又却說從別處去如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子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去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又詩人當時多有唱和之辭如是者有數十篇序中都說從別處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風俗勤儉其民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及歲之暮方相與燕樂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蓋謂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其憂

深思遠固如此至山有樞一詩特以和荅其意而解其意耳故說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藉之以為樂耳所以解勸他及時而樂也而序蟋蟀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蓋風俗之變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禮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為刺晉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采菽則天子所以荅魚藻矣至鹿鳴則燕享賓客也序頗得其意四牡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文則妄矣皇皇者華則遣使臣之詩也棠棣則燕兄弟之詩也序

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人君以鹿鳴而下五詩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賜者則歌天保之詩以荅其上天保之序雖略得此意而古註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王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荅其歌却說得尤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已見於言語之外二章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為歡樂末章祝頌其既飲此酒皆得享夫長壽今序者不知本旨見有勿踐履之說則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者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便謂乞

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細細碎碎殊無倫理其失為尤甚也既醉則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也鳧鷖則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詩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假樂則公尸之所以答鳧鷖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詩今所謂樂章雖有唱和之意祇是樂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楊道夫錄

問大序先王以是經夫婦傳曰先王謂文武周公成王竊謂二南雅頌固多周公時所作然遂謂周公謂先王則恐讀者不能無疑答曰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答吳必六

問止乎禮義如何曰詩大綱有止乎禮義者如柏舟等詩是也若桑中之類如何喚做止乎禮義得吳必大錄

變風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只是揀好底說亦未盡陳淳錄

問聲成文謂之音曰歌永言聲依永便是聲律和聲便是成文謂之音呂德明錄

問詩盡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碩人定之方中等見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他謚號不美者揆就立名爾今只考一篇見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蘇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萬一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之云者只作一箇狂

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得是祭仲熹
 由此見得小序大故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
 年已往之詩今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實其
 人姓名於看詩有何益也余大雅錄
 大抵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變要求着落至其正文
 關關雎鳩之義却不與理會王德修云詩序只是國
 史一句可信如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講師說如
 蕩詩自是說蕩蕩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蕩蕩賚詩自
 是說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是說後世子孫領其祖
 宗基業之意他序却說賚予也豈不是後人多被講
 師瞞耶曰此是蘇子由曾說來然亦有不通處如漢

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却是下面無思犯禮求而
 不可得幾句却有理若熹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舊
 曾有一老儒鄭漁仲興化人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
 與疊在後面熹今亦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
 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
 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
 義在何處德修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
 是直述他淫亂事爾若鷓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
 罵可以為戒此則不然熹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
 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
 以為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

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做上同

詩序實不足信向來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雖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說亂話便都被人看破了大率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訓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

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耆亦是歡洽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况厲王無道謗訕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

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說把持放鷗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情性之正詩中數處皆應答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爲唱答行葦與既醉爲唱答蟋蟀與山有樞爲唱答唐自是晉未改號晉時國名自作序者以爲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答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澁

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王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着他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子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麼向嘗與之論如此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文字許多證據嘉

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熹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葉賀孫錄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詩雖存而意不可得而知序詩者妄誕其說但擬見其人如彼便以為是詩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衛柏舟之刺衛頃公之棄仁人今觀史記所述竟無一事可記頃公固亦是衛一不美之君序詩者但見其有棄仁用佞之迹便指為刺頃公之詩此類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不能攷之者

則但言刺時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沈沈而言尚猶可也如漢廣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更不攷詩人言漢之廣矣其言已自分曉至如下面小序却說得是謂文王之化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語最好又云看來詩序當時只是箇山東學究等人做不是老師宿儒之言故所言都無一是當處如行葦之序皆是詩人之言而不知詩人之意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他見詩中言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則謂之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則謂之故能內睦九族見有以祈黃耆

之語便謂之養老乞言不知而今做人到這處將如何做於理決不順熹謂此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讀了如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受之几此詩本是興說上面四句即是興起下四句言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興莫遠意也又云鄭衛詩多是淫奔之詩鄭詩如將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時男女淫奔相褻之語如桑中之詩序云衆散民流而不可止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衆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詩自緇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蕭采艾青衿之類是也故

夫子云放鄭聲也又如抑之詩非詩人作以刺若乃武公自爲之以自警戒也故其爲詩辭意俱美如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語皆善言也又有稱小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語乃自謂之言無疑也或問賓之初筵之詩是自作否曰有時亦是因飲酒之後作此自戒也未可知黃有開記熹看詩要人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人多是如此看呂子約得一番說道近看詩有所待取來看都只是說得序通熹意間非獨將序下文字去了首句甚麼也亦去了熹看來大段

有不是處且如漢廣詩下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句說得廣所及也是說甚麼又如說賓之初筵衛武公自悔之詩看來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年九十猶箴警于國曰羣臣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戒我看這意思只是悔過之詩如抑之詩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來又攷見武公時厲王已死又為之說是追刺凡詩說美意是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只緣要篇篇有美刺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兼是說正雅變雅看變雅中亦自然有好詩不消分變雅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不待看序自見得是祭祀

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出來便道是傷今思古陳古刺今這那裏見得且如卷阿是說召康公戒成王如何便到後面民勞板蕩刺厲中間一截是幾時却無一事係美刺只緣他須要有美有刺美便是成康時君刺只是幽厲所以其說皆有可疑問曰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一截無存者曰怕不會刪去得許多如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會刪得如此多只是不消看序看正文自見得葉賀孫錄向者呂子約書來說近來看詩甚有味錄得一冊來盡是寫他讀詩有得處及觀之盡是說詩序如關雎只是說一箇后妃之德也葛覃只是說得箇后妃之

本與化天下以婦道也自關關雎鳩葛之覃兮已下
 更不說著如此讀詩是讀箇甚麼呂伯恭大事記亦
 是如此盡是如此編排詩序書序在上面他門讀書
 盡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則不實以立辭則害意沈們錄
 人言何休為公羊忠臣熹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

楊道夫錄

小序麟趾詩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此句似無義理江有汜詩是勝自作非美勝也此二
 處下皆未曾注未知如何荅曰當補荅潘時舉
 陳埴問江有汜詩序有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
 可信如此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

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
 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因問埴此是召南詩
 如何公方看周南便有說召南讀書且要逐處沉潛
 次第理會不要班班剝剝指東摘西都不濟事若能
 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錢木之錄
 問邶柏舟如何解曰只得解作仁人不遇但疑不是
 為頃公作又問棫樸何以見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
 不可信類如此此篇與前後數篇同為稱揚之辭作
 序者為見棫樸近箇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
 葦序尤可笑第一章只是起興何與仁及草木以祈
 黃耇是頌願之辭如今人舉酒稱壽底言語只見有

祈字便說是乞言

吳必大錄

潘時舉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
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
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
手做時也須一步斂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
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董銖錄
經書都被入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
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為狡童況忽之所
為可謂之愚豈得為狡當是男女相怨之詩邵浩別錄
江疇問狡童刺忽也其言疾之太重先生云若以當
時之暴斂於民觀之為言亦不為甚蓋民之於君聚

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是也然詩人之意本不如此何
曾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詩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
說聖人言鄭聲淫者蓋鄭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
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語狡童想譏當時之人非刺其
君也黃有開記

時舉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插大夫美之一
句便只不是周公作矣曰小序非出於一手是後人
旋旋添續往往失了前人本意如此類者多矣潘時舉錄
棧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
十來篇皆是好說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

變雅中便被後人如此想象如東坡說某處猪肉衆客稱美之意吳必大錄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攷衛武公生於定王末年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亦是自警詩中詞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呂伯恭却謂

國語非是邵浩別錄

先生說抑詩煞好鄭可學謂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汝字礙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大抵他說詩其原生於不敢異先儒將詩去就那序前面被這些子硬便轉來又穿鑿胡說更不向前求前面

廣大處去或有兩三說則俱要存之如一句或為興或為比或為賦則曰詩兼備此體熹謂既取興體則更不應又取比體既取比體則更不應又取賦說狡童便引石虎為證且要有字不曳白南軒不解詩不用解諸先生說好了南軒却易曉說與他便轉陳淳錄抑之小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一詩不應既刺人又自警之理況厲王無道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素休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無限大過此詩都不問着却只於威儀上點檢此必不然以史攷之武公即位在厲王既沒之後是宣王之時注家以為追刺不知追刺他何益伯恭主張小序

謂史記為不足信武公必是曾事厲王嘗攷國語武公九十五歲作懿之詩其中有匪我言耄之辭正此詩也又如曰謹爾侯度曰喪厥國皆是諸侯事削去謂刺厲王者只以為武公自警其意味便甚長所謂嗚呼小子告爾舊止蓋箴規之文體當如此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已耳

後漢侯芭亦嘗有此說○吳必大錄

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是鄭康成有全章換一韻處有全押韻處如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欠了一句前輩分章都曉不得熹細讀方知是欠一句

葉賀孫錄

因晏淵問詩三百處因推說及由庚白華等乃是笙詩有其譜而無其辭者也

潘時舉錄

因學者問大學教惰處而曰熹嘗謂如有人問易不當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教惰處皆在所不答

沈僴錄

詩傳遺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傳遺說卷第三

六義

思無邪
問答附

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如風雅頌則是詩人之格後
 人說詩以為雜雅頌者綠釋七月之詩者以為備風
 雅頌三體所以啓後人之說如此興之為言起也言
 興物而起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
 也如藁砧今何在何當大刀頭皆是比物詩也黃有
開記
 問詩傳說六義以託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覺
 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
 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
 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

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先生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如如此若上蔡先生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問詩雖是吟咏使人自有興起固不專在文辭然亦須是篇篇句句理會着實見得古人所以作此詩之意方始於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真實吟詠箇甚麼然古人已多不曉其意如左傳所載歌詩多是本意元不相關

葉賀孫錄

詩之興全是借他物舉起全不取義後人之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有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皆是此體

楊至錄

或問大序六義注中有三經三緯之說先生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纔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

呂德昭錄

頌

葉賀孫錄

先生問時舉看文字如何對曰詩傳今日方看得綱領緊要識得六義頭面分明分明則詩亦無難看者曰讀詩全在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潘時舉錄

陳埴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泥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因說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

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曾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詩則

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錢木之錄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此則却不入題了如此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

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

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

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沈儗錄

詩比興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

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

意雖切而却淺興起雖闊而味長葉賀孫錄

所論詩說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為正風雅

其後以類附見者為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

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

曉者此未易攷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

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

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

我矣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

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為是適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

大乎夷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思不同此

語亦卒乍與人說不得且徐思之俟他日面講也廖

德明書

又問讀先生詩傳極有感發始知詩真可以興也所

疑正變風雅已荷開曉夫溫柔端厚寬大乎夷固詩

之教求之綠衣終風柏舟考槃尤曉然可見但所謂

小小見識遮前掩後者不知所主何意於詩何與豈

只以所載刺詩有淫褻不可告語者聖人亦存而不

刪也邪荅曰鄙意初亦正謂如此但寬大平夷亦舉大體而言不專指此一類也上同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熹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又因周禮說幽詩有幽雅幽頌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也如

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是也至比興賦則又如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如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鈞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幽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不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熹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忘其余大雅錄二
古者風雅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別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楊與立編語略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問他看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

去那裏討雅頌之音葉賀孫錄

陳埴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民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可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錢木之錄

林夔孫問詩者中聲之所止如何曰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

理今但去讀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自是不同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以淫之類正是如此黃義剛錄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而深遠者這又隨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嘗看後世如曹丕之徒作詩皆只是說風景獨曹操愛說周公可見其志趣乖異同上大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

比則取物為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義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志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昏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興與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

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楚辭集註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辭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得於君而艾慕無已之心於此為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為比不雜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內又或自為賦為比為興而各有當也楚辭辨證越人歌者楚鄂君汎舟於新波之中榜柁越人擁棹

而歌此詞其義鄙褻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學而得其餘韻耳於周大師六義之所謂興者亦有契焉知聲詩之體古今共貫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為者是以不得以其遠且賤而遺之也 思無邪如鄭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極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是大夫作那一等不好詩只是閭巷小人作前輩多說是作詩者之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思上蔡舉數詩只說得箇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若要盡得可以興以下數句須是思無邪一語包得甚闊呂伯恭做讀詩記首載謝氏一段說話這

一部詩便被此壞盡意思夫善者可以感發得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得人之逸志今使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其所以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周明作錄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知如何蔽之以思無邪曰前輩多就詩人上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熹疑不然不知教詩人如何得思無邪謂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盛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當戒是使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總是一

箇思無邪問聖人言經中皆可為法皆可為戒何獨
 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
 出於正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徐寓錄
 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
 正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
 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若學者當求無邪
 思而於正心誠意處着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
 之功何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守得一箇敬字
 全不去擇義所以應事接物皆顛倒了同上
 楊士訓問思無邪毋不敬曰禮言毋不敬是正心誠
 意之事詩言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蓋毋者禁止

之辭若吳正順毋不敬則亦心正意誠之事矣又曰孔子

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若祇守着
 兩句如何做得須是讀了三百篇有所興起感發然
 後可以謂之思無邪真箇坐如尸立如齊而後可以
 言毋不敬楊道夫

看詩大體要得無邪蓋三百篇中善可為法惡可為
 戒耳不是言作詩者皆無邪思也吳必大錄
 或曰先儒以三百篇之義皆思無邪曰如伯恭之說
 亦是如此讀詩記序說一大段主張箇詩說三百篇
 之詩都如此看來只是說得箇可以怨言詩人之情

寬緩不迫優柔溫厚而已只用他這一說便瞎却一

部詩眼沈儼錄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要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得思無邪此所謂下學

而上達也葉賀孫錄

問詩三百程子曰思無邪誠是也其言簡矣未審其意謂作詩者以誠而作耶抑謂讀詩者當誠其意以讀之耶案程子之說特以訓思無邪之義云爾以詩攷之雅頌二南之外辭蕩而情肆者多矣則誠之為言固不可槩以為作詩者之事也若謂使學者先誠

其意而後讀之則是詩之善惡方賴我以決擇而我之於詩反若無所資焉者又何取於詩之教耶以此觀程子之言雖簡然誠之一字施之必得其當可也是則集注之云固所以發明程子之意而言之矣啓曰行之無邪必其心之實也思而無邪則無不實矣此程子之意也答吳必大

李閔祖問思無邪伊川說作誠是否曰誠是在思上發出詩人之思皆性情也性情本出於正豈有假偽得來底思便是性情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詩三百篇皆欲人出於情性之正黃有開記

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

這不是讀書葉賀孫錄

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為勸戒非謂詩人為勸戒而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括無遺耳上同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人多言作詩者思皆出於無邪此非也如頌之類固無邪若變風變雅亦有淫邪處但只是思無邪一句足以當三百篇之義詩中格言固多緊要惟此一句孔子刪詩所以兼存蓋欲見當時風俗厚薄聖人亦以此教後人周謀錄徐寓問思無邪曰三百篇詩只是要得人思無邪思無邪三字代得三百篇之意葉賀孫錄

問思無邪曰不但是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誠者合內外之道便是表裏如一內實如此外也實如此故

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潘如舉錄

詩之所言皆思無邪也如關雎便是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葛覃便是說節儉等事皆歸於思無邪也然此特是就其一事而言未足以括盡一詩之意惟思無邪一語足以蓋盡三百篇之義蓋如以一物蓋盡眾物之意黃義剛

先生說思無邪集註云有因一事而言者如關雎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葛覃言孝敬勤儉卷耳言正靜純一皆是就一事上見思無邪夫子取出這一句來

斷三百篇詩唯此一句可以盡蓋三百篇之義程子
 說思無邪誠也諸公皆不曾子細看且如人或言之
 無邪未見他誠在行之無邪亦未見得他誠在唯出
 於心之所思者無邪方始見得他真箇是誠呂德明錄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
 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
 如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也如何得會止乎禮
 義只怕他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多淫
 亂底說熹看來詩三百篇其說好底也要教人思無
 邪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只是其他便就一事
 上各見其意然事事有此意但只是思無邪一句方

盡得許多意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是說思無邪
 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
 意又曰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
 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某賀孫錄
 只此一言盡當得三百篇之義讀詩者只要得思無
 邪耳看得透每篇各是一箇思無邪總三百篇亦是
 一箇思無邪毋不敬禮之所以為教思無邪詩之所
 以為教徐寓錄
 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淫奔之
 詩只刺淫奔之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
 邪却凡事無不包也又曰陳少南要廢魯頌忒煞輕

率他作序却引思無邪之說若廢了魯頌却沒這一

句同上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
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集注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
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
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
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葉賀孫錄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
思然但逐事無邪耳唯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
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

歲之後歸於其室此亦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
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真此亦無
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
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唯思無邪一句便分明
說破或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熹
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

逸志

輔廣錢本
之錄同

徐寓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
百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
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
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

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楊道夫錄

又曰不必說是詩人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

無邪此一句出處止是說馬孔子見得此一句皆蓋

三百篇之義故舉以為說或曰此與毋不敬之義同

否曰毋不敬非特說禮者及看禮者當如此大凡人

皆當毋不敬正如今之人皆當思無邪也寶從周錄

問思無邪集注以為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

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

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

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

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其言思無邪者以

其有邪也黃榦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

無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道

夫曰如此則施之六經可也何必詩曰他經不必言

又曰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如聖人一切財

之以天理楊道夫錄

問夫子言三百篇詩可以興善懲惡其用皆要使人

思無邪而已夫子言此欲使學詩者於此求之先生

久之方云不曾見得縫罅處只是渾淪說了令又再

說對曰三百篇詩皆出情性之正故善者可以興起

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皆要使人

思無邪謂夫人取此三百篇欲使學詩者皆得其情

性之正故曰思無邪曰便是看得集注意不出熹不曾說是詩人皆出於情性之正若是詩人皆出於情性之正熹須說了此只有一句集注中却反覆說兩三段須用曉得意昨夜公說是詩人皆情性之正熹便知公理會不得對曰緣未曉得三百篇之言所以看得不分明願先生指教曰便是三百篇詩不皆出情性之正如關雎二南詩是出於情性之正四牡鹿鳴詩是出於情性之正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情性之正桑中鶉之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情性之正鄭南外錄又問思無邪先生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聖人當

來刊定好底詩便要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興起人羞惡之心皆是要人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却言三百篇詩惟此一言足以

盡之潘時舉錄

程子言聖賢千萬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反覆入身來并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謂如學禮也只是求放心學樂也只是求放心讀書讀詩致知力行皆只是求放心也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義同詩只是要思無邪吳必大錄

詩傳遺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傳遺說卷第四

國風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集注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言之曰不然又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係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

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陳文蔚錄

問二南之詩真是以此風化天下不曰亦不須問是要風化天下與不風化天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云裏面看義今人讀書只是說向外面去却於本文全不識錢木錄

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為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潘時舉錄

問周南召南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詩傳注云乾統坤坤承乾德明之意恐是必先有周南之化然後

有召南之德曰然但程子只說如乾坤未知其意是與不是如此乃熹之意如此說蓋化是自上而化下德是自下而承上呂德明錄

先生嘗抄二南寄劉珥因題詩云闕里言詩但賜商子貢千秋誰復與相望孟子文鄒汾中子斷簡光前載張子新書襲舊芳析句分章功自小吟風弄月興何長

從容咏歎無今古此樂從茲樂未央文集李燔說周南先生曰他大綱領處只是戒謹恐懼上只是關關雎鳩便從這裏做起後面只是漸漸推得

關沈憫錄讀關雎詩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

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吳必大錄

穆

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集注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

也同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琴瑟鐘鼓樂也寤寐展轉

哀也烏有所謂淫與傷哉只是說情性之正子引詩

大序不是止可就詩中看從范氏說周謨錄

諸生講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有引明道之說為

證者先生曰明道言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

焉此言無傷善與所謂哀而不傷者如何對曰為其

相似故明道舉以為證曰不然無傷善與哀而不傷

兩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只是言哀樂中事謂不傷

為無傷善之心則非矣同上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之性情如此抑

詩之詞意如此曰也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陳淳錄

問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樂不至於

淫哀不至於傷今詩序將哀樂淫傷判作四事似錯

會論語意以此疑大序非孔子作荅曰此說得之大

序未知果誰作也岑熊夢兆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憂也至於展轉反側而

已是不傷也其樂也至於琴瑟鐘鼓而止是不淫也

是詩人得性情之正也沈儗錄

又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

止於展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鐘鼓琴

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同上

又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

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看來恐是宮

中人作蓋宮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未得則哀

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展轉反側則哀不

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鐘鼓琴瑟則樂不過其

則此其性情之正也董銖錄

關雎一詩義理深奧如乾坤二卦一般只可熟讀詳

味不可說至於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

可如此了黃有開記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闈中所作木之問

程子云是周公作是否曰也未見得是錢本之錄

關雎之詩看得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周明作錄

問關雎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故託辭以見意謂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之而得則宜有琴瑟鐘鼓之樂是哀樂之發而見於辭者然常人之樂易至於淫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也常人之哀易至於傷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也惟關雎之詩樂雖至而不失其正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先生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如楚辭有亂曰是也

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攷耳鄭南外錄

徐寓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陳淳錄

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甘節錄

關雎之淑女似指嬪御恐非詩意荅徐彥章

雎鳩毛氏以為摯而有別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鷖之屬鷖自是沉摯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

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之摯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靜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

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潘時舉錄

古說關雎為王雎摯而有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鵠之類做得呂武氣象恐后妃不然喜見得人說淮上一般水禽名王雎雖有兩箇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邵浩別錄

王鳩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須是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失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以為貴

也葉賀孫錄

或讀關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云云者余告之曰若如此讀詩則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成十一字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文集俱讀漫記

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是論其全體李閔祖錄

魏丙問關雎注摯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說似形容其美何如曰也只是恁地問芼字曰擇也讀詩只是將意思想象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得君子之德如

此又當知得意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
 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
 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妣其大原如此
 先生問曹叔遐曰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對曰謂
 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
 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鄭氏自如此說了熹看
 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
 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
 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
 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
 難言處上同

曹淑遐又言陳氏說關雎以美夫有謙退不敢自當
 君子之德先生曰如此則淑女又別是一箇人也曰
 是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護說去如
 史丞相說書多是如此說祖伊恐奔告于受處亦以
 紂為好人而不殺祖伊若他人則殺之矣黃有開記
 或問左右芼之先生曰芼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
上同
 關雎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
 八句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速如
 字乃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檢兔置好仇處看音
 如何恐不須點破也蘇黃門併載馳詩中兩章四句

作一章八句文意亦似關雖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一章八句依故說亦得

劉琰評書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此后妃之子孫眾多然宜爾子孫振振兮却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后妃之子孫也蓋此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斯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便把螽斯

為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螽斯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潘時舉錄是名也

昨因聽兒輩誦詩偶得此義可以補橫渠說之遺謾錄去可於疑義簿上錄之○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識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也○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

劉琰評書

南有樛木便有葛藟累之樂只君子便有那福履綏

之 呂德明錄

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
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章○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
引詩蓋取其嗟歎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
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
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引詩非能於其所
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詠之

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
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
引詩云者皆以是而求之則引之意可見而詩之
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
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
意也 或問

公侯好逑注云好逑是善匹是言其才德相合處公
侯腹心注云同心同德是言其才德與己無異了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為赴赴
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廖德明錄

問芣苢薄言有之傳曰有藏也然其下章曰掇曰捋

曰結曰禰而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必大恐有是得之之義答曰首章兼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有此例或於補脫中附入亦可也答吳必大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葉賀孫錄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陳淳錄

陳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余大雅錄錢木之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為此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騶虞又問詩序說麟趾之時無義禮曰此語有病錢木之錄問麟之趾傳以麟興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下文吁嗟麟兮為指誰耶答曰正指公子而言也答吳必大陳埴問采芣詩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芣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

抵死說道只為奉祭祀不為蠶事錢木之錄

問采蘋繫以供祭祀采臬耳以備人恐未必親

為之曰詩人且是如此說廖德明錄

問采蘋詩若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說雖

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蘋是婦職

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

亦姑存之而已潘時舉錄

問標有梅詩固是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

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

此亦是達男女之情陳文蔚錄

如標有梅詩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

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言向見伯恭麗澤

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

來思之亦自是見得人之情處為父母者能於是而

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錢木之錄

古人作詩其言語多有用意不相連續如嘒彼小星

三五在東釋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

五在東者是五緯之星應在於東也其言全不相貫

又指前面一燈子與背後一竹格子云似說這燈却

又說在那格子上面去不知古人作詩何故與今人

語言大不相同黃有開記

江大江也夏水名或以為自江而別以通於漢還復

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

詩所江有汜也楚辭集注

問何彼穠矣詩何以錄於召南曰有是有些不穩當

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

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攷據如頌中盡多周公說話

而風雅又未知何如葉賀孫錄

今人言五男二女亦有所本詩疏所謂武王有五男

二女蓋出於此五男者如左傳邗晉應韓為武之穆

與成王則五矣二女者太姬下嫁陳胡公其一也詩

何彼穠矣王姬下嫁齊侯之子則二也

騶虞詩人在壹發之前使庶類蕃殖者仁也壹發五

犯者義也萬人傑錄

騶虞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繁庶因以贊詠

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

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壹發

五犯義也吳必大錄

吁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吁嗟麟兮類之

可見若解做驅虞之官終無甚意思沈儗錄

邶鄘衛之詩未詳其說然非詩之本意不足深究歐

公此論得之答何鎬書

問柏舟詩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

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為興曰他下面便

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柏舟下面便無貼意見得其意如此潘時舉錄

陳埴疑柏舟詩解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屢辨賦比興之體先生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諷詠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綠衣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雜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

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李閔祖錄

又問柏舟詩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於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錢木之錄

孟子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問文王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殄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集注

孟子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問文王也夫肆不殄厥愠亦不愠厥問此大雅緜之八章所以言文王者如此孟子以是稱文王無足怪者若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則衛邶柏舟之詩也何與孔子而孟子以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

疑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威魑皆愠于羣小也辭則得詩意絕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至於緜詩肆不殄厥愠之語注謂說文王以詩攷之上文正說太王下文豈得便言文王如此意其間須有闕文若以為太王事則下文却有虞芮質厥成之語熹嘗作詩解至此亦曾不說實從周錄所論綠衣篇意極温厚得學詩之本矣但添入外來意思大多致本本文本意反不條暢此集傳所以於諸先生之言有不敢盡載者也答劉清之書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

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政謂是爾

沈備錄

潘時舉說燕燕詩云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有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己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領之

潘時舉錄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地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攷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着

黃義剛錄

潘時舉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時舉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先生云恐或如此

潘時舉錄

論語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佞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佞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篇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佞弱者必求

集注

谷風詩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

之集傳以為興體時舉疑是比體未知如何答曰若無下面四句即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矣凡此

類皆然非獨此章也

答潘時舉錄

問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為順答曰姑存異義耳

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答吳必大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

說出來然而敘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

盡氣力去做尚做得不好

黃義剛錄

陳埴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

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

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卹之意如

今人多被止乎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

心看詩人之意如北門之詩只是說官卑祿薄無可

如何

錢木之錄

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者

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

恐未可以為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

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

而為此則自不得志耳

潘時舉錄下同

問泉水篇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於彼

而寫其憂哉恐此莫只是箇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

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

問北風末章謂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與烏不知詩人以此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問靜女注以此詩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未為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同上

問君子偕老象之掃也字書云掃整髻釵也是不答曰不識此物姑依舊說字書之說亦與古注不殊也或補脫中附之答吳必大

定之方中景山與京景山乃山名與商頌陟彼景山之景山同劉砥錄

詩所謂星言夙駕說於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

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率得人

徐寓錄

定之方中匪直也人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

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也

荅劉珥書

先生問文蔚曰千旒詩彼姝者子指誰而言對曰集

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

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

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

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

陳文蔚錄

問淇與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

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

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

圭璧則鍛鍊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

有瑟僖赫喧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

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

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

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

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

劉文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

同上

大學詩云瞻彼淇與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

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淇水名與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

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章句○曰復引淇與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地備

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

四百十八
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
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修之別也
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
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
也或問

論語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
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
而不察切己之實也集注
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爲終條理之事曰那
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恁地穆穆文王亦是

氣象也徐寓錄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前人說此詩不快暢只東坡云
磋者切之至磨者琢之詳自粗以及精也周謨錄

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
以齊威之事爲盡可法哉讀尊孟辨

徐容問絜矩一條曰如詩裏說大夫行役無期度不
得以養其父母到得使下也須教他內外無怨始得
如東山出車杖杜諸詩說行役多是序其室家之情
亦欲使凡在上者有所感動葉賀孫錄同下

君子陽陽詩不作淫亂說如何曰有箇君子于役如
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

於房處前有癖後無癖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

問碩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碩鼠刺君重斂蓋暴取虐民民怨之極則將視君如寇仇故發為怨上之辭至此若狡童詩本非是刺忽才做刺忽便費得無限杜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無當有甚狡處狡童刺忽全不近傍些子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國最為淫俗故諸詩多是如此東萊將鄭忽深文詆斥得可畏並同上先生問曹叔遐狡童詩如何說對曰陳先生以此詩

不是刺忽但詩人說他人之言如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惟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狡童不與我言則已之曰又去上面添一箇休字也這詩只是國人當時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為君言也黃有開記中庸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褰衣褰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章句

問絀衣之制曰古注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又問禪與單字同異曰同沈存中謂絀與麻同是用麻織

疏布為之不知是否輔廣錄

衣錦尚絅禪衣也其制疏眼之物或曰絅頌通用

頌麻織疏布為之萬人傑別錄

園有桃似比詩

孟子詩曰不素餐兮○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

餐集注

蟋蟀自做起底詩山有詩自做到底詩皆人所自作

黃升卿錄

麟麟車聲與詩有車鄰鄰字同楚辭集注

諄諫也詩曰諄予不顧今詩作訊訊告也同上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

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為雅

孰為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

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焉一說

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以為雅可以為頌

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

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

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

未敢必也楊道夫錄

七月一詩而備三體乃鄭氏不達周禮籥章之義而

生此鑿說不足據信今攷周禮不遺餘力而反信此

何耶荅徐彦章

問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七月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感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為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歷夏商其未

誤○潘時舉錄

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其國僻遠無純臣之

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

無純臣語恐記

鶉鴉即詩所謂七月鳴鴉者蓋鴉鴉聲相近又其聲惡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

楚辭集注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

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集注

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得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潘時舉錄

因論鴟鴞詩遂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

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乃造出一件事周公為之奈何哉董銖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同上

吳必大同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其辭艱苦深奧不知成王當時何故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然後釋然開悟先生却問必大曰成王何以知有金縢後去啓之必大曰此二公贊之也又問

二公何故許時不說若雷不響風不起時又如何曰聞之呂大著云此見二公工夫處二公在裏面調護非一日矣但他人不得而知爾曰伯恭愛說一般如此道理必大却請問其說畢竟如何曰是時周公握了大權成王自是轉動周公未得便假無風雷之變

周公亦須別有道理吳必大錄

或問鴟鴞詩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殺戒管蔡不可復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畢竟當初是管蔡挾武庚為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為人所殺而其子安然視之不報仇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周公愛兄只得如此說自是人情

是如此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蓋他做出一場大踈脫如此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自家屋裏人自做出一場這大踈脫這箇是周公之過無可疑者然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見那時是好在必不疑他後來有這樣事管蔡必是後來被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啗他乘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蔡豈想得被這幾箇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箇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這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其中間想煞有說話而今

書傳只載得箇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沈們錄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

猛如常棣一詩便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

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語故其辭獨哀切

不似諸詩和平黃義剛錄

詩辭多是出於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為之如鴟

鴞詩云拮据捋荼之語皆此類也又云此詩乃周公

為之不知其義如何然周公所言多贅牙難攷如書

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黃有開記

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熠燿言其

光耳非螢也葉賀孫錄

陳淳問破斧詩傳云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似未可謂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時便是賊徒又曰如破斧詩却是一箇好話頭而今却只去理會那聖人之徒便是不曉黃義剛錄下同破斧詩須看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

先生謂陳淳曰公當初說破斧詩熹不合截得緊了不知更有甚疑對曰當初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如何謂聖人之徒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識理底盜賊之徒並同上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

荅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

不寧也得只且護了我斨我斧莫待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照這例自恁地說葉賀係錄

中庸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柯斧柄也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章句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

無所乎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于汝但暫
 寓信處耳是以有袞衣今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
 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披衣之人無以我
 公歸今無使我心悲今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
 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
 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詞語到底鶻突熹嘗謂死後千
 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見得聖人之心
 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
 之辭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同上
 狼跋其胡載鼈其尾此興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

葉賀孫錄

程子之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公孫碩
 膚如言幸虜營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毀非四國之
 流言乃公自遜此大美耳此古人善於辭命處吳必大錄
 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
 向上胡舉向上則尾鼈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鼈其
 尾沈僩錄
 問公孫碩膚注以為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
 所為乃公自遜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
 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
 云云看來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太陽巧得來不
 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

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
自是體當如此上同

問公孫碩膚集傳之說如何曰魯昭公分明是為季
氏所逐春秋却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爾是此

吳必
大錄

意變風中固多好詩雖其間有沒意思者然亦須得其
命辭遣意處方可觀後人硬自做箇道理解說於其
造意下語處元不及究只後代文集中詩亦多不解
其辭意樂府中羅敷行羅敷即史君之婦史君即羅
敷之夫其曰史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正相戲之辭
其曰夫婿從東來千騎居上頭觀其氣象即史君也

後人亦錯解了須得其辭意方見其好笑處上同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
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
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
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熹於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
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
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也大
抵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淳實氣象不奈咀
嚼所長固不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
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
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歐

陽公本末論甚佳熹亦收在後語中矣似此等且當
闕之而先其所急乃為得耳

荅范念德書

詩傳遺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